

周禮正義（全10冊）



書籍番号 75152
(孫詒讓全集)
(清)孫詒讓著 汪少華整理
2015年11月 A5 頁
中華書局 ¥21,000(本体)
ISBN 978-7101112481
発売 株式会社 北九州中国書店
TEL/FAX 093-921-6570

【點校前言】

孫詒讓(1848—1908)代表作《周禮正義》鉛印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是為“乙巳本”。此乃孫詒讓自校的定本，但印刷粗劣，字跡模糊，且有空闕，不便閱讀。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末，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罷官，遂將及門諸子饋金用以刊刻《周禮正義》，於版心署“楚學社本”，兩年完成刻板，由於武昌起義未付印。1931年春，夏斗寅主政湖北，成立遂湖精舍，以楚學社本補刻覆校刊印，校改數百處。此應如《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禮類著錄所稱“清宣統楚學社民國二十年湖北遂湖精舍遞刻本”，簡稱“楚本”。1987年，中華書局出版《周禮正義》王文錦、陳玉霞點校本，至2013年第2版第4次印刷。中華本以乙巳本做底本，以楚本做工作本進行點校，校改數百處。王文錦先生文獻功夫深，用力勤，點校精，令人欽佩無已。誠如喬秀岩《古籍整理的理論與實踐》所稱道：“《周禮正義》點校本給我們帶來的舒適與快樂，凡是讀過的人莫不深有體會。”中華本沾溉一代學者，造福學界，是不爭的事實。

【続き】



由於乙巳本印刷粗劣，模糊不清，許多字很難辨認，況且小字密排，也難施標點，而楚本字大紙白，刻印清晰，因而中華本以楚本做工作本，用乙巳本和楚本逐字對校，先用鉛筆把楚本改成乙巳本，然後再進行點校。正是把楚本改成乙巳本的過程，極易產生校對疏誤。中華本校對失誤表現為：乙巳本正確，因漏校而誤從楚本；乙巳本正確，因誤判而從楚本；乙巳本錯誤，因漏校而從楚本；乙巳本錯誤，因漏校而誤從楚本；乙巳本錯誤，因誤判而不從楚本；乙巳本、楚本均誤，因漏校而誤從楚本；乙巳本、楚本均誤，改而未出校記；乙巳本、楚本不誤，改而未出校記；校改欠妥；乙巳本、楚本訛脫衍誤同而失校（涉上下文而訛，形近而訛，音近而訛，義近而訛，脫文，衍文，倒文，出處錯誤）；此外尚有少量排印錯訛。標點方面，由於《周禮正義》涉獵廣、考證深，且是節引，文義理解難，因而標點尚有完善之必要。中華本標點失誤集中在敘述語與引文當分未分，不當分而分；少量破句以及書名篇名人名誤標失標。而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周禮正義》孫詒讓批校本的出現，更為《周禮正義》點校提供了優越的資源。

楚本對乙巳本有數百處改易，中華點校本批評為“每有竄易孫氏原文者”。實際上，楚本的改易是有來源的，基本上合乎孫氏原意。楚本補刻覆校者有12人，其中為楚本作跋的周貞亮是主事者[1]。周貞亮(1870—1933)，又名之楨，字子幹，號止齋、退舟，室名晚廬。湖北漢陽(今武漢漢陽)人。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日本國法政大學畢業。早年從政，1917年後歷任國立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北平大學第一師範學院、輔仁大學教授。1931年返鄂，任武漢大學教授，講授《文選學》與《目錄學》，1933年病逝於武漢大學。周氏平生喜藏書，居京師歷年，集珍貴書籍數萬卷，著述頗豐[2]。2006年6月，上海敬華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春季藝術品拍賣會拍賣周貞亮批校的《周禮正義》。周貞亮批語自稱曾於1924年3月“借孫仲容先生自校本過錄一通”，“借孫仲容先生手校本校勘，改其闕誤，所得頗多。惟孫本係初印樣本。此本係再版覆印，中有模糊，且多空闕，仍不可讀，復據初印之較為完善者添入此本，雖未能盡，亦庶幾畧約可讀矣”，“持此以校刻本，庶幾可資依據矣”[3]。這些成果顯然為楚本所採納，楚本數百處挖改痕跡即為明證。

《周禮正義》孫詒讓批校本，現藏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王更生先生《孫詒讓先生著述經眼錄》披露：“細字鑄版（即光緒三十一年初刊本）之原刻，在臺僅得一觀，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寄存之東北大學藏書內，尚有此書原刻本，全帙二十冊，各篇尚有仲容手批墨校，蠅頭端楷，彌足珍貴，目睹手澤，如親芝宇也。”[4]2013年10月，筆者受復旦大學人文基金學術交流計劃項目資助，承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和國文學系提供閱讀便利，在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閱覽了這部孫校本，過錄了全部批語。孫校本為毛云鵬[5]1924年（月份不詳）在北京琉璃廠書肆購得，第一冊末毛西峰識語自述“知係初印、而為先生所手校，蓋擬重付刊印而未果者也”，“後訪知為其介弟攜至京師，擬募貲重刊，卒未能就，為人盜去”。周貞亮所借“孫本係初印樣本”，毛雲鵬所得孫校本“係初印、而為先生所手校”，兩者描述一致。可能性較大的是：1924年3月周貞亮曾借孫校本過錄，同年失竊，而為毛云鵬所得。

將孫校本批語與乙巳本、楚本、中華本對校，為判斷《周禮正義》異文正誤提供了確切依據。楚本與孫校本對乙巳本的改正有近500處相同，數量如此之多且其中有一些主觀敘述的增刪或變化，由於他校者無法做到與作者自校一致，可見周貞亮所見孫批本與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孫批本為同一本的概率很大。周貞亮等覆校者在依據過錄孫校本來校勘楚學社刻本之外，尚有一二百處校改，正誤參半，且或有妄改，需要甄別[6]；楚本遺漏或未予採納或有出入的孫校本近200處正確校改，更為完善《周禮正義》點校提供了寶貴的依據。

這次新點校，是在中華本點校的厚實基礎上進行。2011年初達成共識，出版者將中華本全部重排，作為新點校的工作本；點校者以中華本做工作本，再度核對乙巳本、楚本。為避免等候窩工，雙方分頭進行。

首先，點校者以中華本做工作本，核對乙巳本、楚本，乙巳本正確、楚本錯誤者不出校；乙巳本錯誤、楚本正確者出校；不能判定正誤，則依乙巳本，出校楚本異文，凡此均在中華本原校記基礎上增刪；其次，孫校本校改，除了提示字形、交代版式等在行文中已經體現的，全部出校；第三，敘述語與引文糾葛時，則核對原文，分辨清楚；同時盡可能弄懂文意，完善標點。至2014年夏，出版者提供全部重排中華本，點校者將所有點校結果移錄到重排中華本。凡不影響閱讀的用字諸如“宀、亼、攷、迹、羣、敍、荅、恆、畧、襍、蓋、即、虛、真、摠、聃、駁、綫”全依重排中華本作“旁、亡、考、跡、群、叙、答、恒、略、雜、蓋、即、虛、真、摠、聃、駁、綫”。乙巳本時有缺字或模糊，承蒙喬秀巖先生核實17處。